

四明叢書

張宗祥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卷八

清定海胡資伯寅撰

泰伯第八

釋文凡二十一章朱注同又引吳氏以君子篤於親四句當別自爲章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

稱焉

注王曰泰伯周太王之太子也次弟仲雍少弟曰季歷季歷賢又生聖子文王昌昌必有天下故泰

伯以天下三讓於王季其讓隱故民家無得而稱言之者所以爲至德也

釋文得本亦作德史記吳世家贊漢書地理志引泰皆作太德作惠後漢書丁鴻傳引得作德劉祐傳引同民作人風俗通過譽篇引稱下有之字黃先生謂得若作德而當訓以言民無德以稱也然古字得與德本通用

正義曰史記周本紀古公有長子曰泰伯次曰虞仲
太姜生少子季歷季歷取太任皆賢婦人生昌有聖
瑞古公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長子太伯虞仲
知古公欲立季歷以傳昌乃二人亡如荊蠻文身斷
髮以讓季歷古公卒季歷立是爲公季公季修古公
遺道篤行仁義諸侯順之韓詩外傳十曰太王賢昌
而欲季爲後也泰伯去之吳季遂立而養文王文王
果受命而王天下孔子曰泰伯獨見王季獨知伯見
父志季知父心故太王太伯王季可謂見始知終而

能承志矣吳越春秋云泰伯逃之荊蠻古公病將卒
令季歷讓國於泰伯而三讓不受王充論衡四諱篇
曰泰伯知太王欲立季歷乃入吳采藥斷髮文身以
隨吳俗太王薨泰伯還王季避世泰伯再讓王季不
聽三讓曰吾之吳越吳越之俗斷髮文身吾刑餘之
人不可爲宗廟社稷之主王季知不可權而受之邢
疏引鄭注曰泰伯周太王之長子次子仲雍次子季
歷太王見季歷賢又生文王有聖人表故欲立之而
未有命太王疾泰伯因適吳越采藥太王歿而不返

季歷爲喪主一讓也季歷赴之不來奔喪二讓也免喪之後遂斷髮文身三讓也三讓之美皆隱蔽不著故人無得而稱焉皇疏引范甯曰泰善大之稱也伯長也泰伯周太王之元子故號泰伯其德宏遠故曰至也詭道合權隱而不彰故民無得而稱乃大德也三讓有二釋一云泰伯少弟季歷生子文王昌昌有聖德泰伯知其必有天下故欲令傳國於季歷以及文王因太王病託採藥於吳越不反太王薨而季歷立一讓也季歷薨而文王立二讓也文王薨而武王

立於此遂有天下是爲三讓也又一云太王病而託採藥出生不事之以禮一讓也太王薨而不反使季歷主喪死不葬之以禮二讓也斷髮文身示不可用使季歷主祭禮不祭之以禮三讓也皇疏又引繆協曰泰伯三讓之所爲者季歷文武三人而王道成是三以天下讓也其讓之迹詭當時莫能知故無以稱焉可謂至德也三讓之說諸家各異王仲任謂旣去復來一讓又勞再讓鄭君說則一往不返三讓仍爲一讓若范氏之後一釋三讓竟成三不孝惟其前一

釋與繆氏說以爲季歷文武三人稍爲近理當其時讓於季歷也而自後日言之則讓於文王武王也當其時讓於季歷者周國也而自後日言之則讓於文王武王者天下也后稷未嘗有天下而曰躬稼而有天下文王亦未有天下而曰一怒而安天下均爲後人追敘之詞故曰三以天下讓然則三讓皆謂讓周也而惟朱子有固讓讓商之說集注云至德謂德之至極無以復加者也三讓謂固遜也無得而稱其遜隱微無迹可見也蓋太王三子長泰伯次仲雍次季

歷太王之時商道寢衰而周日强大季歷又生子昌
有聖德太王因有翦商之志而泰伯不從太王遂欲
傳位季歷以及昌泰伯知之卽與仲雍逃之荊蠻於
是太王乃立季歷傳國至昌而三分天下有其二是
爲文王文王崩子發立遂克商而有天下是爲武王
夫以泰伯之德當商周之際固足以朝諸侯有天下
矣乃棄不取而又泯其迹焉則其德之至極爲何如
哉蓋其心卽夷齊扣馬之心而事之難處有甚焉者
宜夫子之歎息而贊美之也是則朱子專主讓商蓋

據魯頌之實始翦商左傳之泰伯不從以爲不從太
王翦商之志而謹遵朱子如陳安卿等已有異議謂
當時天命時勢猶未也太王乃睥睨於下豈得不謂
之邪志泰伯固讓爲成父之邪志且自潔其身而以
所不欲者推之後人何謂至德顧亭林曰知錄謂將
稱泰伯之德而先以莽操之志加諸太王豈夫子立
言之意左傳僖公五年泰伯虞仲太王之昭也太伯
不從是以不嗣不從謂不在太王之側史記晉世家
述此文曰太伯亡去是以不嗣以亡去爲不從其義

甚明段氏懋堂謂春秋從祀先公左傳使亂大從從
順也太伯不從乃不肯順從昭穆長幼之次委國而
去非不從翦商之志也魯頌實始翦商翦乃荆之借
字說文荆齊斷也與毛傳爾雅之訓齊合謂周至太
王規模氣象可與商並立故曰齊商爾雅又訓翦爲
勤或卽其勤王家之意就作翦滅解亦不過謂後世
伐商基此豈太王預有此志以上諸說皆不從朱注
者也黃先生因斷主讓周而不主讓商或又謂夫子
之所言非必周家之天下亦非指商家之天下其說

本之二程子明道曰泰伯知王季之賢必能開基成
王業故爲天下而三讓之言其公也伊川曰泰伯三
以天下讓者立文王則道被天下故泰伯以天下之
故而三讓之也不必革命使紂賢文王爲三公矣皇
疏內已有此意或通云泰伯實應傳諸侯今讓者諸
侯位耳而云讓天下者是爲天下而讓黃先生謂如
其說當作以天下而三讓蒙案太王之翦商未嘗明
言其志也泰伯之不從未嘗見諸辭色也以翦商爲
滅商之志本之鄭君詩箋以不從爲不從父命本之

左傳杜注皆係後人想當然之說初不始於朱子也
然而夫子之稱至德以泰伯之三讓天下與文王之
三分服事同出一辭而又云周之德以統之則其中
必有深意焉儒者尙論古人誦詩讀書尤必知人論
世人情不甚相遠也古今無甚大異也周自后稷公
劉積行累仁已非一世後漢書西羌傳云武乙暴虐
犬戎寇邊周古公避於岐下太王遷岐在武乙暴亂
之時武乙射天未幾震死後自太丁帝乙以至受辛
賢聖之君不復作太王則建立城邑備設五官氣象

規模日以強盛既有克家之賢子復得命世之聖孫
一則曰有聖瑞再則曰有聖表當時天意人事必有
較著彰明者故詩皇矣曰帝作邦作對自泰伯王季
而殷則曰頽一日周之代商先幾已可預決此太王
避狄遷岐之日所謂始願不及此者也太王本諸侯
也而曰我家有興者其在昌乎諸侯而興非有天下
而何詩曰實始翦商雖出後人之追頌而其實代商
有天下氣運已始基於此而泰伯適於是時而亡去
使後人想象高風謂其從父命之立弟可謂其不從

父命之代商亦無不可蓋翦商之志卽武王孟津之心古今之大權也讓國之誠卽文王服事之心天地之常經也二者固並行不相悖若以太王之翦商謂卽莽操之志豈武王之伐紂真有慚於舜禹之心乎故夫子兩言至德一爲文王發對武王誓師而言以文王之至德明武王之不得已而非有憾於武王也一爲泰伯發對太王翦商而言以泰伯之至德形太王之有先見而非不滿於太王也然而太王之翦商未嘗明言其志也而泰伯之讓國亦未嘗明言其故

也歸震川至德論曰伯夷順其父之志而以國與弟
然終於叔齊之不敢受而父之志終不遂矣夫家人
父子之間豈無幾微見於顏色必待君終之曰相與
蹇裳去之民將得因而稱之泰伯不讓於傳位之曰
而於采藥之時是蓋有伯夷之心而無其迹夫子所
以深歎其不可及也李安溪曰伯夷讓於父沒之後
則父過旣彰宗社終於無主不如泰伯之去於事先
而泯其迹其無讓名也乃所以善處父子兄弟之間
而爲德之至也歸李二氏主讓周以論至德推闡入

微是則處父子兄弟泰伯固高出於伯夷而於君臣之閒夷齊又遠遜於泰伯卽如扣馬一諫武王業已興師未便中止理必歸於一是事遂出於兩難豈若泰伯不露一言託詞遠引真有令人不能窺測者外以維君臣之義卽內以全父子之恩厥後王季其勤王家文王三分服事一若家法淵源隱受泰伯之付託而曲全其意者故忠貞曰世篤而則友曰因心蓋有文王之服事所以慰泰伯之隱衷有武王之代商所以證太王之先見時事處於不得已各全心之所

自安是以夫子歎其不可及而低徊周之至德不置也夫曰周之德統辭也讓以受者言故其說主讓周三讓者王季也文王也武王也則所讓在一家德之所及幽而遠是惟泰伯一人之至德也讓以施者言卽不妨主讓商三讓者泰伯也王季也文王也則所讓在天下德之所被大而公斯乃周家一代之至德也王季之勤在王家文王之事以天下而以泰伯之始讓開其端故曰三以天下讓王季之德紀於書文王之德詠於詩而惟泰伯之大讓無其名故曰民無